

简单生活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我多么希望,有一个门口,早晨,阳光照在草上,我们站着,扶着自己的门扇,门很低,但太阳是明亮的,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。这段引自顾城《门前》的文字被某媒体当作了早安语。这种美好对我们很多人来讲,分明就在手边。我们都拥有过那般明朗的早晨,晨曦微露,水珠晶莹,南瓜花、丝瓜花、喇叭花可着劲地开,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由着性子地长,手握一卷闲庭信步的那些日子,转眼一瞬间,不知多少年。

在当下快节奏的竞争社会,顾城文中的安闲和美好已经少之又少。

如今的我们可能会沉溺于声色享乐。家住所谓的酒吧一条街边上,睡个好觉基本上成了奢望。夜深人静之时,常有女子声嘶力竭地反复吟唱“就这样被你征服”;曲终人散之后,又会有喝高了的男男女女纠缠吵闹。不知有多少人一晌贪欢,辗转于午夜的街头,迷失在灯红酒绿之间。

如今的我们可能会沉浸于味蕾刺激。膏粱厚味,肥甘辛辣,“为肥甘不足於口与?”“知饮食过度之速疾病,而不能节肥甘于其口也。”那些重口味的食物的确养眼,但是不会养胃。胡吃海塞的代价是医院内分泌科越来越强大,走廊加满了床还是不够,糖尿病发病年龄从原先的五六十岁下降为二三十岁,甚至十多岁的孩子也不鲜见。

如今的我们可能会沉醉于修饰自己。总觉得鲜衣怒马才有品位,前呼后拥才有地位。衣柜里塞满了衣服,临了还是觉得没有衣服。住大房子,开名车,各种头衔,甚至精致妆容,并非全是为了自己心安,很多时候是为了攀比。孩子上不上名校,老公能不能赚钱,都会成为我们修饰自己的道具。很多时候,我们活在这种比较、妥协和攀比中,无法自拔。

如今的我们可能会沉湎于无效社交。我们害怕寂寞,不懂怎么享受一个人的时光。我们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,总是想从别人的眼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。为

了不被贴上“不合群”的标签,刻意频繁地参加一些没什么实际价值的社交活动。一天工作已很累,但是架不住朋友在微信上发的饭局邀请。去了,半个小时后来了一个,一个小时后来了两个,两个小时后来了三个,有的不生不熟,有的根本都没见过,半夜一两点后还在不断进进出出,酒喝得不少,话说得不少,看上去情浓意浓,真正知心的却没几个。

如今的我们可能会沉沦于努力奔跑。确切点说,我们于孩童时期睁着惶恐的双眼,就被逼着撒开脚丫奔跑,一路挑战同伴压力,拼命挤进名校,考各种证,找好工作,挣很多钱,买大房子,开好车子,找优秀的人嫁了,娶了,生个优秀的孩子,周而复始。这一路真不知急得什么名堂,出名要趁早,赚钱要趁早,结婚要趁早,买房要趁早。话说近日,在河南郑州某应届毕业生招聘会上,一名女学生语出惊人地问道:“去你们公司上班,一年内可以买房吗?”以往二三十年内做

的事,现在偏偏要赶在五到十年完成,怎么能不焦虑呢。如果智商上佳还好,如果资质平平,可真受罪了。不知何时起,我们是如此的害怕被孤立、被为难、被拒绝、被遗漏,我们心甘情愿,随波逐流,生怕一个停顿,就会被落下。长久地奔跑,我们疲累不堪,很少会静静地安抚一下自己的内心,灵魂已经跟不上脚步。

然后,一定会有一个然后,为什么总要等到一个然后,一切戛然而止。微信上往往会这样描述:不差钱的,又少了一个。春风得意也好,晴空一鹤也好,统统零落成泥。

但是,在此之前,上天一定会给你一些暗示,一定会有那么一些瞬间,让你明白,抓得越紧,丢失得越多;让你明白,真正的平静,不是避开车马喧嚣,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;让你明白,不乱于心,不困于情,不畏将来,不念过往,方不会索然无绪;让你明白,衣不求华美,食不求精细,爱只需一点点,简单生活,就好。可惜你没有留意到。

穿越库布齐沙漠(二)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凯风自南来。

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

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坦率地说,我喜欢跟着走。我不太喜欢过问领队和向导的事情,我觉得那是一种不信任。我的注意力仅在于风景。但走到凌晨2点多时,队员中有的呕吐过,有的脚上打泡了,有的喘不上气,十分疲惫。向导说明天白天太热,气温很高,不能多走,今晚必须走到宿营地“龙头拐”。

龙头拐是一片绿洲,是我们的第一个水源地,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。问龙头拐还有多远,说是还要走几个小时。毫无疑问,就是走到天明,我们也无法走到。有队员不耐烦了,不停追问什么时候到宿营地。有人小声说,向导带的两台GPS都坏了,他们现在只是根据指南针定位。我听得头都大了,在沙海里迷路,可不是好玩的。

就这样,我们迷迷糊糊地继续走。三个向导商量了半天,为我们确定了方向。此时,月亮下了山,沙地上蒙着浓重的夜幕。

万籁俱寂,大地没有弹性,双脚深陷沙子,轻摇着一股惆怅甚至绝望的心绪。我从暗夜里辨出一种均匀的色素,那是溶入沙漠的暗暗的黄色。浩渺的暗黄中亮起了一颗明亮的星星,那是宿营地为我举起的灯。那灯光也被染上了淡淡的疲惫,照耀着疲惫的我们,在沙脊上踟蹰而行。

凌晨三点,我们还在前进,但是,行进速度明显慢了。不少队员极度疲惫,开始要求休息,我也觉得这样走下去不是个办法,毕竟,绝大多数队员都是业余水平,体力毅力跟不上。于是,在一个凹地里,队伍扎营休息。

走了一夜的路,双脚被登山鞋捂得发白,袜子臭不可闻;腿上防砂的雪套里全是汗水,脸上全是沙粒和盐粒。此时我才明白装备的重要性——雪套是在雪地上行走、防止雪粒进入鞋子的装备,在沙漠里行走,可以防止沙子进入鞋子;袜子要多带几

双,换双干净的袜子走路,脚一舒服,行进的速度就可以加快;帽子可以遮阳,还可以擦汗。卸下背包,扎好帐篷之后,我一头钻进去,喝点水就径直钻进睡袋。

很累,但还不想就这么快睡觉。帐篷旁边,领队在烧水给大家喝,还有队员在聊天,我则躺在帐篷里体味着这无穷无尽的浩瀚沙海。

很快,大家都睡着了,沙漠里显得无比寂静。隔着一层防潮垫,我听见沙地深处响着一个不安的声音。在这个寂静的夏夜里,那声音变了调,像是没调准的大提琴。它沙哑而又颤抖,压抑而又恐怖,不动声色而又躁动不已。我一躺下它就呼唤我,我时时刻刻都从那呼唤里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启示。我是听着那个声音才走进沙漠的,我一直想喊出那个声音。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声音,但我仿佛看见了它庄严而

残酷的本质。我的行走没有诗意,没有功利,没有成功,也没有失败。我只是个跟着走的人。可是我看见绿色的草滩正在坚忍地死去,就像我正在溜走的青春一样。那片草滩的绿色正在褪去,就像我鬓角的黑发已然不见一样。沙漠的远方,草滩越来越少,就像我的青春越来越少一样。在一片伤感中,我没有嘲笑死去的草原,也没有仇恨沙漠的残酷,只是将我的脚步走得沉着有力而富有节奏。在这种节奏中,我的热情慢慢涌起。我扯着疲惫的脚步,在沙脊上快意行走。我知道我在梦中了。那个神奇的乐句已经展开了一个全新的、雄浑的乐章。这乐句的旋律和着夜的暗黄,流进了我枯涩的心田。我行走在寂寞而干渴的沙海里,但这颗心却从来没有这样湿润而强悍。

梦里,我走累了,那就休息,于是梦里就没有梦了。

发小、竹马以及家乡话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某天散步,西西突然说,她有个遗憾。我忙问:“何出此言?”西西说,那天她跟老爸的一帮朋友吃饭,他们的小孩都是从小一块玩大的,而我和她们完全不熟,我怎么就没个发小呢?

这问题很尖锐,我得先自我批评。西西小时候,我不是没想过这个事,但那时小区里见不着几个孩子,同龄孩子就更少了,邻居都关着门,发小也在门里面关着。为了避免产生“华丽的孤独”,我希望她在各种活动班中找到小伙伴,竖笛班、乒乓球班、围棋班、象棋班、街舞班、航模班、国画班、素描班、跆拳道班……林林总总,我想,总有个发小出现吧。可是西西,我后来才意识到,一放学,你的“发小们”也都被家长接回家了。

当然,事物也要辩证地看待,发小并非都像想象中那么美好。有一对非常有名的发小:鲁迅和闰土。闰土带着自己的小孩来见少爷。他很清楚自己的身

份,他也不知道对方再也不是那个一起吃西瓜的少年。少爷就是少爷,少爷的少爷和自己的孩子就更不能是朋友了。然后鲁迅也意识到了这点,他很黯然,因为他发觉他也是那么想的。这就是发小的真相。再说,你前两日不是说想六年级的某个同学了吗?这个,就可以算是发小了。西西看来并未受到困扰,欣然接受。

我很理解西西这种心理,我也没有发小。幼年太漂泊了,不停转学,错过了产生发小关系的最佳时节。后来长大了,读到李白的诗歌《长干行》:“妾发初覆额,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”没有竹马,又成了我的遗憾,尤其看到如今小白言情小说,这种黯然几令人生苍白。我想西西再大点儿,会不会问我,怎么没给她安排个竹马呢。其实“竹马”也不靠谱,不是有说,在这个世界上,大部分的青梅竹马,最后都绕到他人床前玩耍;大部分的两小无猜,都渐

渐无法对彼此坦白。再则,万一竹马是只狼呢?是个二货呢?那时,即使“郎骑宝马来”,妾也怕要“乘着彩云去”了。窝边没有草也好,以后满世界都可以找啊。

后来在饭桌上,西西又很气馁地抛出一个问题:“我怎么听不懂家乡话呢?”看来她所面临的问题,存在普遍性,很棘手,我有点招架不住,总不能现在开始,像学一门外语一样,学句容方言?非诚勿扰台上的韩国姑娘徐睿源留学中国学习中文,非但中国话讲得费劲,韩国话也说不周全了。西西所指家乡话,是春城方言。从小没在那地方待过,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融入过,哪能知道“乡音为何物”?现在能把那地方当家乡,已是进步了。因为她的记忆里外婆的家才是故乡,精神的据点落在山与河之间的一座小村庄里,那里有搭着豇豆架的菜园,有波光粼粼的鱼塘,她印象最深的是,外婆淘米时和她一起捞小鱼,那种像大头针一般

的密集的小鱼,排着奇怪的方阵,倏忽而来,倏忽而去,那是她关于幼时最美好的回忆。

其实西西是忘了,她曾觉得人家一口方言很“土气”,鄙视“家乡话”,现在突然回归到这个问题上来,看到那些滔滔的时光,和执拗的骄傲,我想这是慢慢长大的节奏了。以后我可能会跟不上她的思维,但是可以告诉她,这些类似的想法我都经历过,不足为怪。发小、竹马、家乡话,这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渐走远的记忆标签,作为个体的生活而言,缺少它们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现在和将来,生活方式早已改变,我们不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刻意去维系它们,穷尽一生,我们也不可能修得想要有的一切。我们要走更多的路,最重要的是,我们的内心还要抵达更高更远的地方。我给她指明的方向是,多和你老爸交流吧,有空常回奶奶家,姑姑家。



小山楼

A15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赵林